

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短篇小说系列

(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一年)

第四卷 下

新时期小说佳作腾芳飞誉

中国乡土小说

主编 郑电波



四卷下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农民出版社



顾问
张 炜
贾平凹
李佩甫

新时期小说佳作 腾芳飞誉
短篇小说系列（一九七七年至二〇一二年）第四卷 下

中国乡土小说

主编 郑电波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 中原农民出版社

四卷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. 第四卷. 下 / 郑电波主编. —郑州：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, 中原农民出版社, 2014. 6
ISBN 978 - 7 - 5542 - 0610 - 2

I. ①中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—
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53862 号

出版人 刘宏伟

责任编辑 郑电波

插 图 董 钺

责任校对 赵林青

封面设计 丹 澄

出版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地址：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电话：0371—65751257)

邮政编码：450002)

发行单位：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辉县市伟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10mm×1010mm 1/16

印张：10

字数：200 千字 插页：4

版次：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：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978 - 7 - 5542 - 0610 - 2 定价：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

编辑工作委员会

顾 问 张 炜 贾平凹

李佩甫 田中禾

主 编 郑电波

编 委 孙广举 王守国 刘思谦

何 弘 耿占春 刘 恪

魏世祥 原 非 罗阿波

原始资料搜集查询

李秋海 胡家模 尚书娉 郭保林 孙 涛

黄小娜 安建国 谭静波 杨继红 朱光琼

高殿石 董志辉 吕金国 汪 笛 黄海舟

张廷双 任庆文 尚 钊 王进喜 黄昌之

凡例

本大系短篇小说部分共分六卷,每卷分上、中、下三册,共 18 册。精选了 1977 年至 2012 年发表、出版的乡土小说作品中的短篇名作。

本套书的选编原则上是以发表、出版的时间顺序排列的,每 10 年两卷(但在整体统筹中少部分例外)。

第一卷和第二卷精选的是 1977 年至 1988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佳作,不同的是第一卷所选的都是这个阶段的获全国短篇小说大奖的作品,因此,第一卷与第二卷在选编的时间排列上各自为序。

每册书中若选某作家两篇或两篇以上作品,其顺序相连,以便阅读。

卷首语

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，正是对应了这段历史。它们是如此的丰富、瑰丽、饱满和激越，如此的斑驳陆离色彩纷呈。它们是心史，是一次不曾间歇的歌哭相随——过人的敏感，欣悦和忧郁，惊愕与绝望，大喜过望以及突如其来沮丧，肤浅的赞许和陡峭的情感——这一切情愫一切境遇的全面记录和生动描摹。

飞鸟

卷首语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》，是当今文化界一个大事件，中国现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的成就主要是乡土小说。

现在我们国家的改革进入到了城乡一体化程序，农民进城，小城镇的人到县上，县上的人到省城，省城的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，中国社会已是迁徙的社会。我估计将来再过一两代人，乡土小说类型慢慢就要消退了，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。但是，消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大量的农村还在，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还在，只要土地在，思维在，农耕的思维观念在，不管在哪儿，就是你在美国，到月球上去，你还是中国的，中国式的，写中国人的文学就不会消失，因此乡土小说也不会真的消失。

在中国，你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，获得一些更深层的东西，就去看一看乡土小说。乡土小说就好像馆藏一样，那里有丰富的宝藏。现在它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，就像庙堂或者说茶室一样，有闲时可以去坐一坐，静一静，慢慢品味它。

前　　言

中国是一个乡土性很强的大国，诚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，中国是一个“乡土中国”。

乡土，几乎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。

在新时期文学中，乡土文学堪称最敏感的文化神经。新时期当代文化思潮的演进变化，许多是从乡土小说中透露出重要信息的。应该说，从中国乡土小说中可以读懂当代中国。

农民在我国的文学中，历来处于一个突出而显赫的地位。农民的社会地位不高，而文学地位不低。这是由于中国作家的乡土情结、生活阅历、审美情趣及价值取向所决定的。在文学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中，农民作为民族文化心理的主要载体，自然成为小说家关注和表现的对象，故乡土小说天然地在新时期小说中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，一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。农村生活的改变，农民心气的勃发，新一代农民在精神、意识、思想上的吐故纳新，新与旧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与较量，以及对于腐败现实的理性批判，随后成为乡土小说在一个时期里反复吟唱的主旋律。作家成了这个时期乡村广大农民理想的抒发者和愿景诉求的代言人。农民在内心理想的感召下奋发向前，作家与之击鼓前行。

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,我们称之为新时期文学。新时期文学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: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。许多作品系统地反映了农村农民生活命运的变化,社会的深层变革,抒写了自己的社会理想。有些作家把思想的锋芒指向乡土文化与农耕文明,以自己的眼光与理性来发现和表现乡土中国的浑重、复杂与嬗变。当然,也有不少作家在作品中多有对自身命运的描述和情感宣泄。

新时期文学初期,印象深、乡土味儿较浓的有何士光的短篇小说《乡场上》,高晓生的《陈奂生上城》、《李顺大造屋》,张炜的《一潭清水》,贾平凹的《黑氏》,铁凝的《哦,香雪》,邵振国的《麦客》,张石山的《镢柄韩山宝》,王润滋的《内当家》,史铁生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,田中禾的《五月》,乔典运的《满票》等。中篇小说有郑义的《老井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张贤亮的《绿化树》,张一弓的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》,叶蔚林的《在没航标的河流上》,莫言的《红高粱》,张炜的《秋天的愤怒》,映泉的《桃花湾的娘儿们》,王安忆的《小鲍庄》等等。

新时期文学的早期,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,是一个重建希望的时代,人的内心如同枯木逢春,激情被时代精神所鼓舞并迅速地再度燃烧起来。人们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昭示下又一次看到了未来的希望,并热情地期许这一切尽快变成现实。深怀理想主义文化信念的作家,无论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,骨子里都潜伏着浓重的浪漫主义基因,时代气氛使这浪漫潜滋暗长。那个时代的作家极少悲观,历经再多的苦难也不能告别乐观。作家几乎对未来用承诺的方式描绘着生活,读者的期待使写出好作品的作家一夜成名,自发阅读小说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代。人们最大的自由就是对美好的向往,人们在想象的话语中得到满足。

时间在飞驰,中国的变革在加深、加快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引发的经济热潮、商业大潮席卷而来,文学受到很大冲击,一些作家纷纷下海弃文经商,文学创作受到了影响。然而乡土小说的创作,因与政治思潮、商品大潮都有一定程度的疏离,也由于作家的坚守,似乎并没有出现中断或萎缩的情形,无论是中、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,都在坚守中有所拓展,且成就了乡土小说创作的特有景观,其作家创作形成了楚文化群落、吴越文化群落、齐鲁文化群落、燕赵文化群落、秦晋文化群落、中原文化群落、东北文化群落、巴蜀滇黔文化群落等,乡土小说内容丰富,五彩斑斓。

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再是单色的,而是多色的,很耐人寻味。如陈源斌的《万家诉讼》,李佩甫的《无边无际的早晨》,关仁山的《九月还乡》,余华的《活着》,迟子建的《雾月牛栏》,张宇的《乡村情感》,韩少功的《马桥人物》,杨争光的《公羊串门》,赵德发的《通腿儿》等等。

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太多,但质量很高,作家开始向家族、人生命运

深处思考，审察人性、反思历史、反观传统，因此作品更显得有分量。长篇小说取得了重大成就。先有张炜的《古船》初现端倪，继有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，莫言的《丰乳肥臀》，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的联袂冲刺，掀起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新高潮，是继八十年代古华的《芙蓉镇》，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贾平凹的《浮躁》之后第二个创作高峰。

新世纪阶段比之于前二十年文学文化领域，因面临着商业文化、传媒文化与信息科技的多重冲击，更由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，乡土小说读者的减少，作家浪漫情怀的式微，总体来说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下滑和萎缩的趋势。然而，乡土小说并未到这部乐曲的尾声，不少乡土作家还在这片“土地”上耕耘，他们的笔墨自由而灵动，多元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已出现，令人感到振奋的是长篇小说的进一步繁荣，乡土长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新的景观。贾平凹的《秦腔》，蒋子龙的《农民帝国》，孙慧芬的《歇马山庄》，铁凝的《笨花》，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，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莫言的《蛙》等，其中有的作品的水平，已达到乡土长篇小说的新高。这是由于一些乡土小说作家一直在创作的深刻思考之中，他们甘于寂寞，其思考已抵达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人生甚至哲学的深处。

中国乡土小说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精华与支撑，几乎所有的小说名篇都与“乡土”血脉相连，这不但有广泛的共识，也是不争的事实，它们占据了文学、文化、出版价值的制高点。

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文学形态，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，就中国乡土小说而言，可以说达到了中国文学史上“前无古人”的思想和艺术高度，而且由于我们社会的深度变革，农耕文明的逐渐瓦解，这种形式的文学必将终结，因此可以说，它不仅是空前的，也是绝后的，它的辉煌如同唐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样。

乡土小说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深处汲取营养，又表现并滋润着民族精神和意识，形成了新时期的文化景观。它不但被中国有识之士充分肯定和赞许，同时也被世界看重。“越是民族的，越是世界的”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，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。

多年来，从鲁迅到沈从文，中国作家无不有着共同的诺贝尔文学梦，可是直到去年，莫言才为中国作家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我认为，莫言获诺贝尔奖，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，而是一大群中国乡土小说作家的胜利。这片热土，造就了这一批作家；这个时代的气候，滋润了这一批作家的成长。如张炜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一批作家，其文学创作的实绩和水平，也大都进入了这个层面。我们为中国乡土作家的成功而鼓掌，为中国乡土小说的辉煌而欢呼。

这是一套乡土小说的精选本，我们这套书重在推出改革开放 35 年（1977—

2012)来中国乡土小说的精华部分,它们绝大部分是获奖名篇或被小说选刊选载、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关注、极具影响力的作品。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一面镜子,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。

本套书重时代感,所选作品的排序按照原作初次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延。选篇首重乡土气息、时代精神和文学价值,以作品品质为标杆(作家名气、地位作第二位考虑)以期展示35年中国农村变革,农民精神嬗变的文明进程,使内涵巨大的乡土小说所构成的文字画卷,具有以文学纪录时代史诗般的价值。

虽然过去也有一两家出版社出版过一些乡土小说选集版本,但大多是以作家为标杆选择篇目,规模小,不全面;而这套书以整个大改革时代为着眼点,登高望远,选篇宏观铺陈,将散失于长达35年间奇珍般的乡土小说,用一根乡土彩线串系在一起,这是对乡土小说的寻找与抢救,也是在打造我们中国人共同的心灵家园。

由于书的印张所限,有不少影响大、水平高的乡土小说未能选入,对此我们深感遗憾。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,不但能让热爱乡土小说的读者喜欢,而且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。让农民了解农民,了解农村的变化,关心自身命运,关心社会变革,这是我们的初衷。

郑电波
2013年初春

目 录

吹牛	红 柯	(1)
奶头山印象	柏 原	(11)
日头雨	李永平	(17)
村耻	原 非	(29)
鱼	黄春明	(38)
第十二夜	铁 凝	(47)
喜宴	王安忆	(55)
小镇蝴蝶铁翅膀	阎连科	(62)
秋天的诺言	王立纯	(72)
乡村火焰	王方晨	(93)
拯救父亲	白连春	(111)
幸福票	刘庆邦	(141)



吹牛

红柯

他们正在喝开桌酒，动筷子前先把自己跟前三杯酒干掉。有人在外边喊他。那人骑在马上，可以听见马蹄刨(páo)地的声音。那人说：“你的老朋友马杰龙叫你。”

“啥事？”

“叫你吹牛。”

那人打马走了。

马杰龙的牧场离镇上有好几十公里。大家嚷嚷：“喝酒喝酒，明天再说。”他把开桌酒喝了，但没动筷子。大家就不高兴：“拉个老太太就可以吹牛，非要你去干吗？”马杰龙养了一大群牛，他也喜欢马杰龙的牛。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得去一下。”大家都在发愣，他就出去了。

他跨上马，一抖缰绳，马踢踏踢踏一路小跑。快要出镇子时，他又踅回去。他一直把马骑到商店里，骑到柜台跟前。店里的人都仰头看他。他的马打出一串吐噜，主人问他要什么，他高高在上，指指这个指指那个，柜台上很快放了一堆绿洲方糖云南砖茶还有四瓶伊犁特。主人问他还要什么，他的眼睛搜索半天，他

看见了花生和蚕豆，他说就要这个。主人取出几袋花生和蚕豆，问他还要什么，好东西多得很。主人掂着两条红雪莲香烟，他把烟收了。主人又掂着两袋阿凡提洗衣粉，他嗯一声拉下脸，主人就尴尬了。旁边的男人都笑：“娘儿们才买洗衣粉，人家又不是娘儿们。”他指指柜上的东西：“给我装好。”主人找一个蛇皮袋，往里塞砖茶方糖。主人要装伊犁特时，他把酒抓过来。马脑袋也伸过了柜台，差点把主人撞倒，主人靠在货品架上。他把伊犁特一瓶一瓶插进口袋，肋巴两边全塞满了，像别了几把刀子。他把蛇皮袋压在马鞍上，一带缰绳就出去了。

出了镇子，马反而慢了，马蹄又碎又轻。马知道主人喜欢这样。主人腰板笔直，可主人的脑袋是耷拉的，灯心绒外套的领子贴着腮，眼睛眯得很细，马背一颠晃，眼睛便晃荡出一丝瞳光，像溅出来的水。马奔上一面长坡，从坡头开始出现零乱而低矮的山冈。山都是赤褐色的沙砾和岩石，植物难以逾越。牧草和骆驼刺越来越少，后来连骆驼刺也不见了。他就睡着了。

他有马背上睡觉的功夫。到了沙石地带，他就瞌睡。他跟植物一样，对沙石不抱任何奢望。他的头发被风高高吹起来，头发有点卷，那是风吹卷的。沙土落在头上很快就不见了，沙土沉淀到头皮上，头发还是很黑的。沙土还在往下沉，那些大颗沙粒跟虫子似的快要叮破脑壳了。他早就习惯沙粒的叮咬，它们跟虱子没什么两样，顶多让你痒一下，他确实被痒了一下。他就打呼噜，他的呼噜声是顶有名的。

他在床上打呼噜，他老婆就往他嘴里灌水。水也止不住雄壮的呼噜声，跟煮茶似的，他睡得更醒了，老婆就哭。老婆一哭，他就醒了，呼噜声戛然而止，老婆的哭声很灵验。别人的老婆是打哭的，他老婆的哭声是呼噜打出来的。他没打过老婆，男人怎么能打老婆呢？他对那些爱打老婆的人说，儿子娃娃是长屎的，干吗动手呢？手是对付男人的。人家就嚷嚷，问他有什么高招制服女人，他就说打呼噜。他老婆喜欢他，也喜欢他的呼噜；尽管呼噜让她哭鼻子，可呼噜声也制止了丈夫的牛性子。老婆把家治得井井有条，把他侍候得熨帖帖。他吃好喝好，往床上一躺，大型轰炸机就起飞了。他把自己的呼噜声比做威力无比的大型轰炸机。对他来说睡觉不是停顿，而是新世界的开始。呼噜声里做好梦，你说这有多奇妙！

马杰龙是他的好朋友，去马杰龙家做客，他就有这奇妙的感觉，他就能在马背上睡得山呼海啸波澜壮阔。

他和他的马穿行在连绵起伏的丘冈地带，每上一道岗儿，身子就猛地往后倾斜，又猛地往前一栽，但绝对栽不到地上。他前后俯仰，绝不左右摇晃，左右一晃非栽下来不可。有时路很窄，路面全是乱石，马就跳起来，他差点惊醒，他都惊出汗了，睡眠眼看就要破裂，他的脑袋不是气球，他的脑袋盛得下任何坚硬的睡眠。



他脑袋一涨，山冈就软下去，山冈落在马蹄底下。他和他的脑袋高耸在马鞍上，除过太阳和鹰，还没有谁能翻越他的脑袋。

天空升起绿色的光芒，草原出现在地平线上，马打出一串欢畅的吐噜，他也在这强劲的绿色中醒来了。他看见草地上的牛群，它们都是出奶很多的花牛，黑白相间，跟拼贴画一样。马杰龙的牛群要比这些牛棒得多。他和他的马从牛群边走过去。放牛的汉子跟他打招呼，还丢给他一支烟，他也给人家丢了一支。牧场的人都认识他，他是马杰龙的朋友嘛。

马杰龙的牛圈空荡荡的，马杰龙的老婆在里边起牛粪。看见他衣兜里的酒瓶子，女人就嚷嚷。他每回来都喝得大醉，马杰龙也醉得一塌糊涂，两个壮汉还要胡闹一气，家里跟遭抢劫一样。女人不怕他们喝酒，就怕他们胡闹。有时候他们喝得很高雅，边喝边吹牛，女人不停地加菜加肉，女人很喜欢他们吹牛。那才是他们最得意的时候，酒劲再大也闹不起来，身体壮得跟山一样。酒是什么？不就是哗哗流淌的水嘛。他是很有酒量的。可他就是喝不过马杰龙。总是他先醉，马杰龙也只好把自己灌醉，否则就不够朋友。每回喝酒，女人总是盯着他这位大兄弟，盯得他不好意思。

“嫂子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嫂子怕你喝醉。”

“大哥不是也醉了吗？”

他已经有三分醉态了，他一定要把马杰龙比下去：“马大哥你很稳当啊——嗯，我要让你晃起来。”马杰龙笑。女人说：“兄弟你太傻了，你是远道来的客，他以逸待劳，除非你歇一宿。”

就这样他养成了马背睡觉的习惯，马杰龙只能跟他打平手。高雅的气氛就是这样出现的，谁也比不过谁，就吹牛，海阔天空无边无际。牧场到底偏僻，吹起牛来马杰龙总是甘拜下风。马杰龙喜欢他吹牛，牧场的人都喜欢他吹牛。吹牛的范围由小镇而奎屯、石河子、昌吉，最后是乌鲁木齐，那是他去过的最大城市了。

他们醉酒的时候越来越少。可他这嫂子还这么嚷嚷，他就逗这可爱的女人：“嫂子你开开恩吧，我们兄弟快半年没醉了。”“嫂子不喜欢你们那副醉鬼样子。”女人真生气了，他就掏出酒瓶让女人看：“没几瓶嘛，你不用怕。”

“你把酒厂搬来我也不怕，我把他赶出去了。”

“嫂子你真狠心呀。”

他把蛇皮袋丢在院子里，腿一夹马就窜出去。女人在院子里大喊：“你一定把他叫回来，你们在家里喝，我给你们煮肉。”

他嘴里嘿嘿直叫，他已经感觉到一种不同寻常的东西了。在无边无际的草

原上喝酒，喝得再疯也不用担心撞翻桌子椅子茶几什么的。他和他的马窜成一股风，越上山冈时，大地就像咽下一块东西；他又窜进树林，树叶哗然响动，树好像刚刚站起来，又直又挺。

草原逐渐开阔，再也看不到低矮的山冈和稀疏的林子了。四野茫茫，天上只有一颗太阳，他就看太阳。太阳肯定知道他的朋友马杰龙，马杰龙就在这片草原上，马杰龙就是跑到俄罗斯，太阳也看得见。他在马背上仰头看太阳，太阳无数道光芒中有一道光变粗变长了，它的锋芒所指就是马杰龙的方位。他一抖缰绳，朝那里奔过去。

他穿过紫色的苜蓿，穿过蓝色的勿忘我，眼前出现大片大片的草原菊。

他的朋友马杰龙就坐在金黄的菊花地上。他的朋友马杰龙笑眯眯的，那笑容就像从花里开出来的。马杰龙盘腿坐在花毯上，传说中的哈萨克王就这样坐在白毡上眯着眼睛看他美丽的草原。马杰龙掐着下巴上的黑胡子，说：“我的朋友你好啊。”马杰龙大手一撇，他就顺着那手势坐在地上。他的屁股可以感觉到鼓鼓囊囊的草原菊，他的手也感觉到了，花朵像锦缎绽出来的。四瓶伊犁特蹲在马杰龙的脚边，像四只小猎犬。他也有四瓶伊犁特，他的伊犁特像刀子一样掖在衣兜里。马杰龙说：“你的酒你带回去，怕我马杰龙供不起酒吗？家里还有好几箱呢。”

“我喜欢喝你的酒。”

他取出蚕豆和花生，没东西盛，他撕开袋子掏着吃，马杰龙也掏了几颗蚕豆。他们一人一瓶抿着喝。蚕豆太咸。马杰龙说：“吃这个。”马杰龙摘一朵草原菊丢在嘴里，他也摘一朵，慢慢咀嚼，麻丝丝的，草腥味儿很浓，咽下去后却有一股清香，香味儿是从鼻子里散出来的。他说：“好厉害的花，沁到肺里了。”马杰龙说吃惯了，尝不出味儿。他说慢慢吃，马杰龙就慢慢吃，跟吃奶酪一样，细嚼慢咽，一股香气从鼻腔里冲出来，马杰龙打个清冽的喷嚏。马杰龙抿一口酒，他也抿一口。马杰龙说：“我还想打喷嚏。”马杰龙咽下一朵草原菊，便有一个喷嚏爆出来。马杰龙说：“舒服死了，我从来没这么舒服过。”他说：“这就叫鼻烟。”马杰龙瞪大眼睛，手里的酒瓶也是一惊一乍，晶光闪闪。他说：“清朝的王公贵族就吸这种烟，装在玉石雕刻的壶里用鼻子吸。”

“不用嘴？”

“不用嘴。”

“那烟丝肯定是草原上长出来的。”

“就是这草原菊，”他摘一朵草原菊，“清朝的祖先是从北方大草原上来的，进了北京老想着老家的特产，就把这草原上的宝贝配制成烟，不用嘴吸，用鼻子闻，闻一下，味儿全都出来了。”